

# 一个写作者的碎片大厦

◎曾维浩

当一个小说家越来越困难了。叙事、想象、描述、审美、传播、沟通、感动……小说曾经有过的各种功能，在当下一样也不讨巧。网络和微信将一切击成碎片。一块成像效果不错的镜子，原本可用于化妆、正衣冠、自恋等等，功能多少有些私密。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碎，就不会再有人去还原。人们更愿意各取所需，自作聪明地欣赏玻璃碎片的闪烁。

有人会去拾捡碎玻璃，试图拼凑成原来的镜子，并在镜像中寻找事物的本原吗？在我看来，有些小说家在干这样的事情。

刘宏伟就是一个捡玻璃碎片的人。他希望不为透明碎砾上迷离的光所困，尽量把那些碎片拼凑起来，用以还原镜像，发现镜像的对应物，寻找存在的真实部分，并进而深入探讨事物的本质。这样的工作，对生活，是观察和投入；对人生，是体验和感悟；对人物个体和生存细节，是……偷窥。偷窥！我其实很想规避这样一个词，寻找适合小说家身份的更冠冕堂皇的词。但我失败了，没有一个词能这样准确地描述小说家获得细节的能力和过程！读刘宏伟的小说，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电影《偷窥》。这部二十三年前曾引起轰动的好莱坞情爱片，由莎朗·斯通和威廉·鲍德温主演，说的就是在座一座“碎片”大厦里的故事。大厦的主人在这座楼里到处装有摄像头，用以偷窥别人的隐私，以满足自己。借着偷窥，他毫不费力地看到裸体与抚摸、偷情与性骚扰，进而看到了真相与谎言、忠诚与背叛。阅读《刘宏伟中篇小说选》，现在，那个叫齐克的主人换成刘宏伟。因为多数作品全知全能的视角选择，他比《偷窥》的男主角更过份，给“碎片大厦”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浴室、马桶、楼梯口，都装上不易被人们发现的摄像头。

刘宏伟坐在一个密室里，调看着各种各样的截图、视频。

刘宏伟这座“碎片大厦”，是用观察和体验建成的。不用贴任何标签，它所涂布的背景，都是当下。我所知道的文学现实是：写作当下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刘宏伟这一辈之前的作家，更丰富的是乡村经验，即便走进都市，所构作品，多有农耕文化思维模式。而在《刘宏伟中篇小说选》中，我能看到充裕的当下经验。这些经验足够让他在选择题材和结构作品时游刃有余。为了呈现的方便，他给这座大厦标出相对集中的区域：北城、洛城，再下去，就是区、镇、街道和社区。或许不止“碎片大厦”，用当下的命名，应该是一个“碎片综合体”。陌生人第一次进去有些像走入迷宫。但刘宏伟熟悉每一个地方的结构和出口。

刘宏伟是偷窥者，更是住客们的邻居，过着与住客们大致相同的生活。他甚至数次让他的同行（报社记者）入住碎片大厦。他太熟悉他们了！人们的容貌、个性、职业、着装各不相同，但遭遇情感的困惑、金钱的诱惑、生活的窘迫、职场的诡异……多少有些类似。

偷窥者刘宏伟冷眼旁观。邻居刘宏伟感同身受。红男绿女走出这大厦时，都多少矫饰一番。在“碎片大厦”里，他们放松自己，袒露一切。在居室，在眼床，在厨房，在卫生间……也许才有生活真相。沙发上的不安与期待，厨房里的拥抱与亲吻、被窝里的猜忌与争吵、手机微信里的背叛与忠诚，是住客们的日常。在他们看来，生活本来如此。偷窥者也明白这就是真实的生活，但这些细节被捕捉到时，却仍然触目惊心，是某种程度的奇观。生活何以如此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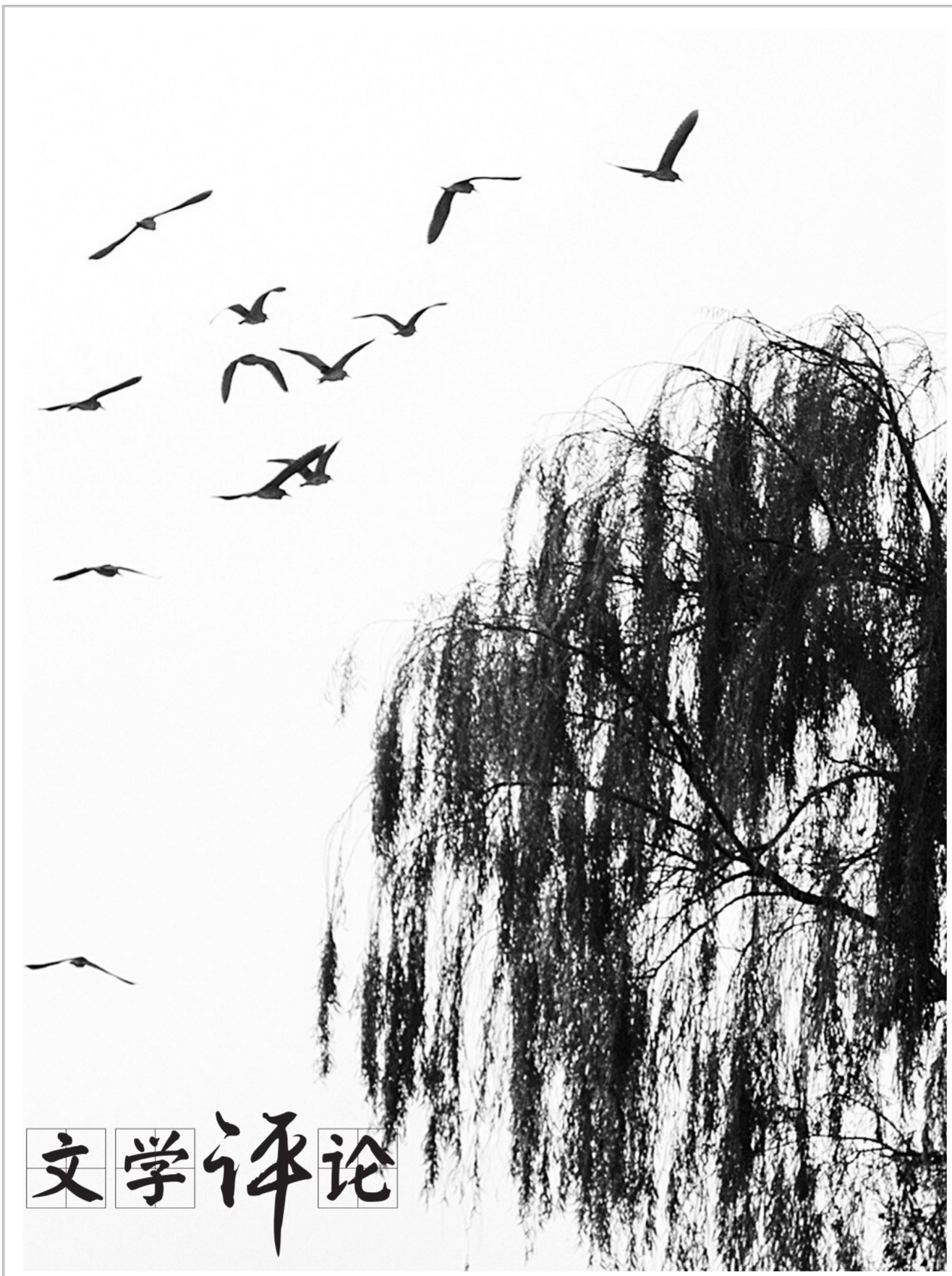
偷窥者出手了——一个小说家要将什么样的故事、人物、细节呈现给读者？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喜剧用夸张的方式鞭笞假丑恶颂真善美。小说家既不是律师也不是道德裁判。刘宏伟不喜不悲，只是将碎片拼凑起来，让人们隐晦地看到镜像。镜像是虚像，倒立的才是实像。也许，当下的每个人都能从镜像里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婚姻的前期是恋爱，一切明朗和谐。海燕与西沙同居着，只差一张结婚证。当糖尿病的前期叠加在婚姻的前期，感情就划上了休止符，突兀而现实（《前期》）。“一股热血冲上赵月脑门，在望阳见到她意外愣神的刹那，赵月发出一声尖利的吼声：‘你这个王八蛋，不想让我过好，你也别想过好’，随后使出浑身力气，裁纸刀直直地插进了望阳的腹部。”（《死机》）这是办公室的爱情，却演变成现实的杀戮。“再彪悍的草根，即便面对最虚弱的权势，都会忌惮三分。”但是媒体人危锋却换了草根火辣辣的一个耳光。《耳光响亮》是一部出色的中篇小说。他写出了生活的另一张面孔，无奈而非绝望，生活有时并不是缘于对男女彼此的感受和努力，而是外在的因素。外在的也并非爱与非爱的问题，而是缘于伦理，或者是无可名状的历史文化因素。“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，却足够毁灭生活。”《碎日子》展现了琐碎之事对人的消磨与挤压。《皆大欢喜》展现生活的荒诞。《这样活着吧》隐含着对现实批判……

这部小说集的作品中，差不多所有人都有个重要的精神感受：漂着！先前的根拔出来了。可在都市，无论是北城还是洛城，都还没扎下。身无所寄，心无所依。城乡二元结构、户籍、高房价仍然是当下的痛点。刘宏伟将这些彷徨写得很好。“宣亮就收起了那些轻飘飘的梦想，重新设计了人生目标。一无权势背景，二无富贵爹妈，要想在北城做人上人，就只有一条路可走：扎根下去。吃苦中苦。要想扎根，就必须搞到北城户口……对宣亮而言，北城的户口就是根，就是嫁接需要的树桩。否则，一切都是白搭。为此，他毅然放下名牌大学研究生的身份，报考了社区工作者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苦熬3年时间后，能获得一张北城市民的身份。”

“喂，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……”这是2018年8月2日的早晨，我在珠海正读着刘宏伟的小说，接到来自老家湘西的电话。宣姐的女婿在佛山一个家私厂打工。昨天放假，他早饭后去开自己新买不久的车，车钥匙刚插入尚未启动，就患心肌梗塞，人去了。宣哥在电话里说：“他们在与厂里谈赔偿，你出主意。”我从未见过我的这位堂外甥女婿。

现实与文学交织。我无意间也住进“碎片大厦”。我自己还以为正在读刘宏伟的另一篇小说。



夕阳伴归。李海波 摄

## 文学评论

# 置身于欲望的河流

◎姚中才

他在城市里游走着，目光追逐着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的身影。那些纷繁复杂的情节其实他已经了然于心。他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坏笑得意地四顾。然而他自己也免不了是其中的一员。他们的感情和遭际其实与他相通。他离他们而去时又身在他们其中。这是我在读《刘宏伟中篇小说选》时的感觉，有时，你就觉得他是在讲身边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。这些欲望男女，他们纠结在一起的故事。没有大起大落，大悲大喜，真实平常。然而这真实里有一种东西引人欲罢不能，在这种真实中所展示出的人性的幽微，让人掩卷长叹。

人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在大灾难面前，在大时代的碾压之下，人是那么的渺小，然而人又是非常复杂的，具体到每一个人，一些在外人看来并不重大的事，都是人生中的滔天巨浪。刘宏伟的小说，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讲述着俗世里看似平常的故事，这些故事让我们感同身受。我们窥见他们的背影也不经意地窥见了自己。它是一面真实而神奇的魔镜。红尘中人，总有欲望。欲望是一切痛苦与快乐的根源。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文明建立起来的秩序制约着人们的欲望。我们说在生活的激流中，不如说我们都是欲望的激流中，欲望有时也催生着文明的累积。现代社会更是把每个人都推向了欲望的风口浪尖，在欲望的波涛中载沉载浮。刘宏伟的这支笔淋漓尽致的刻画出了这波翻浪卷的每一个细节，写出了欲望相互交织的战场上那些看不见的刀光剑影。

刘宏伟有时候会沉迷于故事，他的小说的总是会有连贯的故事，情节环环相扣，在故事里去展开世间百态，无处不在的权力倾轧，横流的欲望，时刻改写着故事的走向也改写着人物的命运。创作源于现实，而现实有时比创作更离奇，刘宏伟所写的欲望，带着更多的社会属性，有的有着爱情的外衣，有的有着友情的基石。各种东西杂糅在一起，更是变得无从把握。刘宏伟正是借着这些交织的欲望来展示的俗世生活，展示当下这个浮躁时代的众生相，展示在不同阶层各色人等的挣扎与烦恼。是的，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，一个真正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传统的伦理秩序已经在金钱面前彻底崩溃，人们张皇失措无处可逃，农耕文明的沦陷，让我们心中残存的田园梦渐行渐远，而城市化带给我们的只是困惑，城市文明秩序远未完善。我们于是看到，刘宏伟小说中的人物，就像是在生活中随时遇到的人物，他们在街头巷尾，在写字楼的办公室，在平常的客厅厨房，每个人分秒必争地追赶着时间。正如刘宏伟在自序中所说：“‘苦尽’无期，‘甘来’无望，惟有拖着这副疾病裹挟的残躯，继续遥遥无期的漂泊生涯。还好，凄风苦雨中，总算有一角尚能主宰的自由天空，在这无边无际的字里行间，长歌当哭，自说自话。是的，他自己也在这条欲望的河流中载沉载浮，个中的人物，面貌清晰，他自己能感受到他们呼吸，他们的言谈举止活灵活现，这些人是他的朋友，也是我们所有读者的朋友。刘宏伟的小说，在这浮华的人世里，看着无常的命运变化。他自己却不动声色。然后，然后静静地这一切客观地描摹出来。但是当把这一切呈现在眼前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得不得随他书中的主人公去经历，我们的情感会在其中沉浮，也会忍不住潸然泪下。他书中的主人公，看起来是在欲望的河流上浮沉，但是灵魂呢？灵魂在高处，清醒地旁观着。拂去表面的浮尘，欲望的潮汐过后，留下的是一片人生和人性思考的虚空。”

刘宏伟对生活的思考，都在故事里了，他不跳进去作任何

评论。他的故事进展恰似流动的河水，载着那些人物行进。这条欲望之河容量巨大，简直可以负载一切。《前期》的故事看起来简单，一场因一测糖尿病前期诊断信息引发的情感变故。其实在这里却是暗流涌动，各种欲望在这里交织在一起。主人公西沙与海燕同居数年而不去结婚，一方面是生理欲望促使他们住在一起，而情感的积累又不足以让他们成婚，说得更直白一点是物质条件不足以让他们成婚，西沙的收入不高是最重要的因素，现代生活的感情，足够的金钱才能增加感情的份量。大多也是异化了的情感。不过这是两个饮食男女物质和身体的欲望相加。而立之年被确诊为糖尿病，对于西沙而言，那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，他自己尚在奋斗之中，正觉得生活有着无数种可能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憧憬和期待，一下子生命进入倒计时，心里该是多么的不甘，只能怒问苍天，仰天长叹，可是又不能，面对这个已经到了左手摸右手的女友，面对着他职场上那些随时会换下自己的同事，他都无声声地，对疾病的恐惧，他只能放在心里，只能在暗夜里自己失声痛哭。刘宏伟就是在这样人生的特殊阶段来展示人性。两个人因为花钱的问题产生矛盾，海燕回了娘家，而西沙又与已婚的女同学温清出轨，每件事都是顺理成章地发生，每件事都足以产生强大的破坏力。这种局面之下，分手成为了必然，哪里有什么爱情，都只不过是欲望挟裹下的俗世男女！

人物总是生活在特定的背景之中，刘宏伟所写的，就是当下，他随意点染的一件器物、一个细节、一片场景、一种气氛，都充满了当下性。他能从生活中挖掘、选择具有深厚内容的细枝末节，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。《一只做梦爬过洛城的蚂蚁》写的是进城农民工蚁般的生活，在城乡结合部，男人史德成做着城里人都不愿干的掏粪工，而他的妻子做起了所谓的保健，也间或提供性服务。家里是在上学的孩子等着治病的老人，刘宏伟小说里的一个细节都充满着当下性，可以说还原了当下生活的场景，那里的乡镇干部、卖毛蛋、卖猪肉、送报以及联防等底层人员，各种人物无一不是活灵活现，以张爱玲的口吻来叙述她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欺凌和不幸。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只能在生活的寻找自己的希望，寻找自己活下去的依据。当她带着有限的积蓄，逃离般地离开这个地方时，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：离开光米村时，头顶的阳光正打眼。人潮涌动的洛城，正朝暮一般从我的眼前褪去。我这样告诉自己：我只是一只做梦爬过洛城的蚂蚁。至少，在这只蚂蚁的心里，她必须这么想。这是一段充满屈辱地愿意抹去的生活。她只是城市里的一个过客，始终与这座城市存在隔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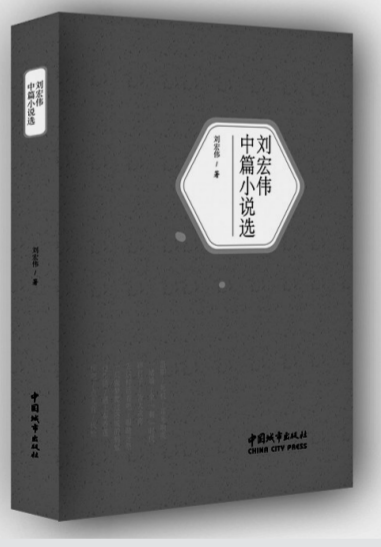
在刘宏伟的小说里，我们这样随意数下去，《点几背》里的烂人孙政，《先这样活着吧》里的洪生，《作吧》里的高欣，《Q生活》里的莲花，《“全剩”时代》里的博闻，《耳光响亮》中的危锋和明天，《眼睛牙祭》里的危小宝，《碎日子》的盛彩，《死机》里的宣亮，《代价》里的王秃子，《皆大欢喜》里的徐坤，无一不在欲望的河流里苦苦挣扎，刘宏伟所刻划的这一个人物，都是当下这个时代才特有的，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生活着。我们随时可以指证。他为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留下了宝贵的镜像。许多年以后，当后来的读者读到这些小说时，会说，瞧，那些人，他们曾经这样生活过。我们的时代，不同于以往的时代，信息化的生活，个人隐私的无处可藏，爱情本来是虚幻，却又再也没有了神秘性。只有欲望折磨着人，生活里到处是鸡零狗碎的小恩怨，但它观照着世道人心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世间事，无论亲历，还是心向往之，欲说还休时，与其在沉默中遗忘，不如在重温中记下，权当为这短暂人生划下几道存在过的印痕。

浮华人间，命运无常，旁观缭乱红尘，一切皆有可能，而于我，却似乎只有一种结局。再多的呕心沥血，即便碎首糜躯，到最后，都只不过一场月缺花残的徒劳，似乎注定要被无形的命运“天蚕丝”，牢牢地捆绑在生活的“无底洞”。触底反弹的人生奢望，无异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。因此，无论生活开多大的玩笑，我都一笑而过。

“苦尽”无期，“甘来”无望，惟有拖着这副疾病裹挟的残躯，继续遥遥无期的漂泊生涯。还好，凄风苦雨中，总算有一角尚能主宰的自由天空，在这无边无际的字里行间，长歌当哭，自说自话。将锥心蚀骨的伤痛藏进暗夜，用虚妄的笔触，实录或虚构几缕生命划过人世的流光碎影，披上“小说”的面纱，自圆其说。聊以自慰，亦留待有缘。就当是给意冷心灰的余生，留几缕苟延残喘的余温。

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。杂乱无章也好，曲高和寡也罢，写下，皆成过往。



作者简介

刘宏伟，男，1977年生，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（主笔班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。全国冰心散文奖、全国梁斌小说奖、全国孙犁散文奖一等奖、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散文奖、全球华文散文大赛奖、《飞天》散文奖，2012、2013年度海内外散文大赛奖、四川散文奖一等奖等奖项获得者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山花》《飞天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文学报》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百万字。《拉萨的黄昏》《被一条河流唤醒》《漫步银锭桥》等散文入选全国高考模拟考卷及上海、北京等地高中毕业会考考卷。著有《红尘醉语》《邂逅拉萨》《旅痕》《一路狂奔》《红景天》等各类文学作品十余部。